

爱格
AIGET

当初
以你为棋
引你入局
后来
情不知所起
一往而深



月光航线

薇拉——著

爱你就是一场梦，
而这梦，一梦十年。

○ 纽约

所有说不出口的秘密，
藏在月光里

○ 东京

○ 巴黎

○ 巴塞罗那

CIS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HUNAN JUVENILE &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



月光
航线

薇拉——著

CIS
CHILDREN'S ILLUSTRATION SERVICE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HUNAN JUVENILE &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月光航线 / 薇拉著. — 长沙: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5562-2089-2

I. ①月… II. ①薇…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28092号

Yueguang Hangxian

月光航线

策划编辑: 李芳
质量总监: 郑瑾
统筹编辑: 彭朝霞
内文设计: 刘思维

责任编辑: 唐龙
特约编辑: 邓理
装帧设计: 杨平
封面绘制: 李淡淡

出版人: 胡坚

出版发行: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社址: 湖南省长沙市晚报大道89号

电话: 0731-82196340 (销售部)

传真: 0731-82199308 (销售部)

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

邮编: 410016

82196313 (总编室)

82196330 (综合管理部)

张晓军律师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印张: 16 字数: 245千字

开本: 710 mm×1000 mm 1/16

版次: 2016年5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 若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 0731-82196362



/ Contents /

目录

楔子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江南冷	月光寒	时光尽	剪不断	蟾光明	梦牵长	梅花落	惜红衣
001	003	017	033	048	063	077	090	107

第九章 笙歌乱 122

第十章 鸳鸯怜 149

第十一章 春衫薄 162

第十二章 锁重楼 174

第十三章 风乍起 188

第十四章 硝烟浊 203

第十五章 尘埃落 216

尾声 242

后记 249

楔
／
子

以前的人，心中如果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他们就会跑到山上，找一棵树，在树上挖一个洞，然后把秘密全说进去，再用泥巴把洞口封上，那秘密就会永远留在那棵树里，没有人会知道。

——《花样年华》

北风呼啸，法国的冬天似乎冷得特别早。

Lafayette（老佛爷）百货内人声鼎沸，即使隔着巨大而华丽的玻璃橱窗也能听到。

一切都是老样子，年复一年，不曾改变。

华灯初上，商场马上就要停止营业，却还是有人不断涌入。夕溪隔街而立，沉默眺望。

“你好女士，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吗？”

性感的男声在她耳边响起，夕溪抬眸看到一双湖蓝色的漂亮眼睛。来人面容英俊，打扮入时，笑起来是典型的法国男人的模样。

“恕我鲁莽，我们好像在哪里见过，”那个男人见她有所反应立刻用整

脚的英语称赞，“你真的非常漂亮。”

冷风吹过，夕溪原本冷漠的表情一瞬间起了变化。那个男人窃喜，正待要再次开口，却发现那个美人儿只是抬脚与他擦身而过。

近了，近了。

夕溪裹紧衣服向前走，脚下的步伐却出奇的小心翼翼。

她浑身都在发抖，越是接近目标越是抖得厉害。明明在过马路，她的目光却不看两侧的车子，而是始终落在两个刚刚从商场出来的人的身上。

夕溪的眼睛紧紧地盯着两人中的那个小女孩，像是在凝视着某件稀世珍宝。

“糖糖……”她低声唤出小女孩的名字，声音几近哽咽，想要再大声一点，却又被体内仅存的理智提醒，抬手紧紧地捂住了嘴巴。

“啊，夕溪，你是夕溪吗？”

“夕溪，是夕溪……”

“天，夕溪！快来看，真的是夕溪！可以跟你合影吗？”

“签名，签名！”

“快拍啊！”

一个中国旅行团正好经过，夕溪很快被认了出来。人群被惊动，巴黎的街头霎时间一片喧闹。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看到频繁闪烁的闪光灯，夕溪慌忙从包里拿出墨镜戴上，连声道歉。

慌乱之际，一辆黑色的车子适时冲破人墙稳稳停到她跟前。夕溪一怔，下一秒车门打开，里面伸出一只手，她被强行拽了上去。

“你想让全世界都知道你有个女儿吗？”车门隔绝了外界的纷扰，坐在车厢内的人不耐烦地开口，声音一如既往如大提琴般低沉悦耳，又冰冷得足以凝固周围的空气。

夕溪的身子一颤，转头看向窗外，透过玻璃瞧见小女孩正从一个街头小丑的手中接过气球，天真无邪地笑。

“那也是你的女儿。”夕溪心里似有什么不断晕开，缓缓地说。

第一章

／ 江南冷

冬
阿
理

○

○

望

之

小

下

日

想

／ 幸福是生生不息又难以触及的远。

“先生，程秘书打电话来，祭祖的事情都安排好了。只差二姑爷联系不上，但二小姐说他在智利爬山，不用担心，家宴那天他一定能回来。”沈忠说完就安静地等着，并不发动车子。

此刻，他们的车子停在小河边的一棵光秃秃的老柳树下面，左边是一栋百年老宅，前面是一座小桥，小桥的另一边有星星点点的渔火。夜深了，乌镇显得别样清静，甚至能够听到薄冰之下缓缓流动的水声。

不知道过了多久，那名坐在车子后座的男子才慢慢地合上手中的文件。

他的面容清俊，目光犀利，高挺的鼻梁上架着一副无框眼镜。他是江城沈氏现在的掌舵人，沈御风。

“什么时间了？”修长的手指拂过文件的塑封封面，沈御风沉声问。

“二十二点十五分了，先生。”沈忠答。

沈御风颌首，又是一阵沉默。

“要不咱们先回去，您明天还要早起祭祖。”沈忠踌躇半晌，小心翼翼地询问，“已经等了五个小时了。”

“五个小时？”沈御风微微蹙眉，抬手解开衬衫领口的扣子，露出下颌下好看的线条，“一场戏需要拍这么久？”

“有时候是这样的，夕溪小姐这次接的是民国戏，化妆都要很长时间。”沈忠解释了一番又问，“要不要我下车进去看看？”

沈御风没说话，打开车窗，隔墙的宅院里却忽然传来了吵闹声。

夕溪今天只有一场戏，却在现场足足等了一整天，早上四点钟起床化

装，此刻已经接近午夜，她被冻得面色苍白，筋疲力尽。

“太过分了！配角也是人，怎么能让你等这么久！还是在室外！”夕溪的经纪人兰云刚刚驱车到片场，看到夕溪还在等自己的那场戏，气得直跺脚，“我找导演说理去！”

“算了兰姐，”夕溪无所谓地笑了一下，“我没事儿，你走吧，别跟我在这一儿一起等了，冷。”

“哟，我当是谁呢，这不是我们的大明星夕溪嘛，怎么还没轮到你呢？”两人正说着话，一句风凉话飘了过来。

兰云回身瞪了张曼妮一眼，正要开口，又被夕溪拉住，夕溪微微摇了摇头，示意她别冲动。

张曼妮把这些小动作看得一清二楚，撩起绣着大红牡丹的裙角将夕溪上上下下打量一番，翻起白眼假笑：“咱们组的服装可真是砸了大钱了，就这么一个小角色，还打扮得这么精致，何必呢，去别的组借身衣服得了，浪费！”

“你闭嘴吧！”兰云早看不惯这个张曼妮，冷着一张脸回敬她，“别以为自己带资金进组就了不起。你才出道几年呀？论资排辈你连给夕溪提鞋都不配！”

兰云在娱乐圈是老资历的经纪人了，当年最风光的时候她手里全是一线艺人，说起话来从来不饶人。她早看不惯这个张曼妮，张曼妮出道的时候年龄就不小了，还当自己是小公主，仗着自己男朋友有钱见谁欺负谁，脑子有病。

“哎哟！兰姐，你可是抬举我了，提鞋我可不会哟。”张曼妮听了这话倒是一点儿也不生气，“但我要是没记错，你们家艺人倒是精于此道。哦，兰姐你可别误会，我是说在戏里。”她说着这话时还嘻嘻地笑，脸上装出一派天真的模样。

夕溪看着张曼妮那表情就觉得不对，下意识地觉得自己会遭殃，果不其然，十分钟后副导演过来通知她，今天这场戏要改，删去原本两人冷战的戏份，改为争吵戏，最后女配角给女主角提鞋，还被女主角赏了一个巴掌踹了一脚。

兰云听完简直要疯了，当即去找导演理论。导演却两手一摊：“不改也行，你把张曼妮带来的那部分资金填上，这戏换你们家艺人做女主角都可以。”

夕溪十七岁出道跟的就是兰云，十年来在娱乐圈浮浮沉沉，两人明里是艺人和经纪人的关系，其实已经情同姐妹。也正因为如此，她是最了解兰云

的，那样的火暴脾气，完全没办法拦得住，所以明知道兰云这样做自己会吃亏，也不阻拦。

小助理夏天也跟了夕溪三年半，她看着形势不对在一边暗暗叫苦：“有什么用啊，前段时间她连导演都敢换，兰姐这一发脾气，咱们这一天都白等了。这出戏加得……摆明了张曼妮就是欺负你，夕溪姐，要不，要不，咱罢演表态吧？！”

“拍戏受点苦是正常的，不拍就是毁约了。”夕溪倒是平静，打开保温杯，将准备好的红枣桂圆茶递给夏天，温柔地说，“你今天不舒服，多喝一点，别像兰姐一样那么大火气。”

“来来来，准备一下，拍了拍了。”

两人正在说话，就听到导演拿着扩音器吆喝。

夕溪站起身，脱下厚厚的军大衣，南方阴冷的北风立刻从四面八方吹来侵袭她的身体。

“亲爱的，我跟导演说了，不能真打，只能借位，后期上音效就行了。”兰云匆匆走过来，接过夕溪手里的暖手宝抱在怀中说，“这次就委屈一下，拍完这场咱就走，下次遇到这种人咱绕着走！”

夕溪对兰云笑了笑，点了点头。

借位，导演说是这么说，但真的演起来，演员也不会受他控制。这边场记刚刚打板喊“action（开始）”，那边张曼妮立刻板起脸，那种眼神恨不得把夕溪生吞活剥。

这场戏讲的是，张曼妮扮演的大房知道丈夫看上了自己的陪嫁丫鬟后大发雷霆。

夕溪按照剧本要求，单膝跪地，服侍张曼妮穿鞋，纤巧精致的绣花鞋刚刚穿在她的脚上，她随即抬脚用力一踹，直接踹在了夕溪的心窝处。

为了报复，张曼妮使出了全力，身子单薄的夕溪瞬间被她踹得摔倒在地。用这么大的力，连旁边的工作人员都倒吸了一口气，看不下去，导演却没有喊“cut（停）”，张曼妮仗着这一点，诡异一笑，旋即站起来气势汹汹地走到夕溪的面前，蹲下来双唇紧抿，抬手又是一个耳光。

这巴掌打下去清脆响亮，全场的人都呆住了。导演居然还没有动静，大

约过了十五秒，只见夕溪捂着脸颊，对着推进的镜头缓缓抬起下巴，一侧的脸瞬间就肿起来了。

“Cut！”兰云简直气疯了，大喊着冲进场抱住半倒在地上的夕溪，“不拍了，不拍了！我们走！夕溪，咱不拍了！”

“哎，兰姐你喊什么cut？！”导演从monitor（监视器）里看觉得这场戏简直棒极了，情绪饱满到了极点。此时看到兰云冲进来，也怒了，站起来大喊，“有没有搞错啊你！”

“卢定一我告诉你，这戏你爱找谁找谁去，我们夕溪不演了！没见过你们这么欺负人的！”兰云直接指名道姓地对着导演大喊，回头瞪住得意扬扬的张曼妮一字一顿地说，“今天你给我记住了！以后你最好别落在我手上，要不然你有泼天的本事，我也不会放过你！夏天，过来扶着你夕溪姐，咱们走！”

导演看这架势，也觉得不对了，立刻看了一眼演员副导演。演员副导演本就是专门管演员的，立刻会意，小跑过去跟兰云解释：“兰姐，你不能这样，导演也是为了戏，其实这场演得挺好的。”

“好你个大头鬼！你有多远滚多远。我不想看见你！今儿我就告诉你，这戏给多少钱我们都不干了。”兰云看着夕溪瞬间肿起来的脸颊，心疼得眼圈都红了。

“你这是违反合约啊。”

“那点钱我们公司还赔得起！”兰云说着又催促夏天，“带你夕溪姐走！”

“别呀，别啊！她虽然是配角，戏份也不少，你这一走我们前面不是白拍了嘛！”演员副导演看她真的生气，也是直挠头。

演员副导演拉着夕溪不肯放手，兰云更气了：“要拍也行！”她大声喊，“你让那个女人过来，给我们夕溪跪下来道歉！”

沈御风走进大宅时，正看到这一幕。夕溪被人扶着，站在一株盛开的红梅下，因为脸色苍白得像是一张薄纸，脸上的巴掌印看得清清楚楚。

他在原地停了停，终是反身走了出去。

因为兰云的喊话，整个片场安静得似乎能听到针落地的声音，所有人都站在原地，过了不久“吧嗒”一声，工作人员关掉了灯光。

“咦，你怎么会在这里？”张曼妮不认得沈御风，却见过沈忠，下一秒

她忽略全场，缓缓走到沈忠的面前骄傲地发问，“程一辰让你送东西来了？”

沈忠没说话，而是越过张曼妮，走到夕溪的身边恭恭敬敬地叫人：“夕溪小姐。”

夕溪一看到他，目光立刻越过沈忠的肩头搜寻他的身后，确定那人不在才又压低声音问：“你来做什么？”

“夕溪小姐，”沈忠板着脸程式化地说，“明天祭祖。”

他把后面四个字的声音压得极低，只有夕溪可以听得见。

“哟，我当是傍上了谁呢？这么大口气要我下跪，原来不过是一个老司机。”张曼妮满心都是被忽略的气愤，转身不无尖刻地说，“这年头啊，人都笨了，不懂得吃一堑长一智，谁到底要跟谁下跪认错，我看还不一定呢。”

“行了行了，都少说两句。”张曼妮这样子落井下石，导演也有点看不下去了，“小林，带你们曼妮姐上车。”

“我不……”张曼妮还想说什么，导演却不由分说地推她，“哎呀，车上暖和，把你冻坏了我们怎么跟程先生交代！”

“不拍就不拍，给她钱让她走！我就不信还找不到合适的女演员了！”张曼妮一边走，一边念，嘴上半点亏也不肯吃。

兰云还想发火，却被夕溪拦住，夕溪轻声说：“兰姐，我心口有点痛，我们走吧。”

“走走走，咱们去医院验伤去！拿了报告我就把这剧组给告了！”兰云立刻伸手扶着她，又问，“你可别吓我，不会真的有什么事吧？”

夕溪摇摇头，慢慢地朝外走，沈忠一直站在原地等着，等夕溪走到他前面的时候，才慢慢移步，在后面跟随。

踏出老宅的一霎，夕溪的心凉了一大截。他，来了。

刚才在拍摄现场那样的闹剧，都没有让她的心动过一分一毫，此时此刻只看到了那个身影，她竟然鼻子一酸，有想哭的冲动。

“怎么了？走呀。”兰云见她停住脚步觉得奇怪，转头就看到从暗影里走出一个男人。

他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脚步稳而轻。走到近处兰云才看清楚，心里不

由暗赞。这男人真是天生的模特坯子，容貌也清俊好看，只是一双眼睛亮得吓人，看你的时候，似乎能从你心上刮出点什么似的，但等他再走近一点，这种冷厉的感觉似乎又会慢慢消失，只让人觉得他的眉宇之间，尽是书卷气。

“兰姐，你跟夏天先回去吧，我这边还有点事。”夕溪转头对兰云道。

“可是你的脸……”

“他们会带我去医院的。”夕溪扯起嘴角想给兰云一个微笑，刚弯出一个弧度，又皱了一下眉。

人精似的兰云，似乎明白了什么，她拍拍夕溪的肩说，“回去安心养伤，谁的电话也别接，这边有我处理。有什么事立刻打我电话。”

兰云说完，看夕溪答应了，才回头找夏天。

夕溪看她走远，这才又回头看向沈御风，这么冷的天他居然只穿了衬衫西裤站在外面。她的心拧了一下，慢慢地脱下自己的外套想给他披上，他却忽然转身向着车子的方向走。

“不是的……”夕溪追上去，想要解释，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又或者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他走到半路，脚步忽然顿住，回头看向她，眼神犹如利刃一般。

夕溪来不及站稳，被脚下的石头绊住，踉跄一下，手上的棉大衣也落了地。

“噗”的一声，厚重的衣服落在地上，月光下扬起细密的微尘。

两人对视，同时沉默。

“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北风吹起他的衬衫，沈御风看着她肿胀未消的脸，一双眼睛如天边的寒星那样冷，“你拼了命地争取要出来做事，为的就是做这样一份受人侮辱的工作？”

听到这样的质问，夕溪的心就像是深秋的枝头上最后一片摇曳的枯叶被大风缓缓地扯断，飘落，又被路人碾得粉碎。

她已经够狼狈了，只是想要得到他一点点安慰的话而已。可是等来的，又是他的冷嘲热讽。原本柔软的心，瞬间冰封起来，夕溪弯腰捡起那件棉衣拍都不拍就套在自己身上。“有什么分别呢，”她冷笑着说，“这些人对我的羞辱，哪里及得上你对我的千分之一。”

从乌镇到江城，总共需要两个半小时的车程，在夕溪说完那句赌气的话

之后，沈御风就没有再搭理过她。

夕溪坐在车上，越想越憋闷。恨他，更恨自己。这些年她一事无成，在惹沈御风生气这件事上面，功夫倒是日益精进。就像是此刻，明明他就坐在身边，却又像是相隔了遥远的距离。也许这就是他们之间的宿命；就算是靠得再近，始终像是隔着一堵墙。

过了江城大桥后，天空忽然下起雨，雨点打在玻璃窗上，像是眼泪一般，划出一道道水痕。车子缓慢地向前行驶，穿过市中心，开往郊区。

“我需要卸妆换衣服。”到了这个时候，夕溪才意识到这件事，她下意识地挺直了后背，打开了车厢内的隔板对沈忠说。

沈家这样的大家族最看重的就是脸面。而她作为沈御风的妻子、沈家的长媳，出去当艺人抛头露面已经是大忌，如今回家祭祖，还浓妆艳抹，这简直是天大的罪过。这件事的重要性，她知道，沈忠知道，沈御风就更加清楚了。

沈御风不开口，沈忠就不能回答她，她说完那句话后车内一片死寂。这是去沈家老宅的方向，她的心里每想一遍就会增添一分紧张。沈御风明明知道她在老宅会遇见什么，现在却任由这种情况发生。

他在惩罚她。

夕溪想到这里，内心又是一阵酸涩，如果不是因为在意，没有人可以这样伤到她的心。她不在意张曼妮，所以那些屈辱根本不值一提，但她在意他。

她恨自己的在乎。因为这种在乎，他永远可以用这样冷暴力的方式惩罚她，那种痛，不亚于抽筋剥皮，区区一脚和一个巴掌，又算得了什么。

摆脱了市区的灯火通明，他们的车子驶入了小镇，灯光稀朗，说明目的地快要到了。

“沈忠，我需要卸妆换衣服。”她的上身趴在副驾驶座的座椅靠背上，语气中多了一丝恳求的意味。

车内仍是一片安静，只听得到沉闷的引擎声。夕溪的心一点点地揪起来，咬着下唇的力道越发重了。半晌她重重地靠回去，车子的隔板重新被拉上，空气就像是停止了流动。

终于，她忍不住偏头去看沈御风，夜色从车窗外向内压，不时闪现的流光从他棱角分明的面容上掠过，让人辨不清他脸上的表情。沈家老宅眼看就要

到了，他的惩罚还没有结束，也不知何时会结束。不行，她绝对不能穿成这样进沈家！夕溪想到这里，心不断地往下沉，到最后她不得不豁出脸面去，口气一点点软下来喊他的名字：“沈御风……”

他的眉眼依旧冷峻，半晌开口道：“当初你宁死都不要放弃这份工作，沈家上下有谁不清楚？事到如今，犯不着为了这件事低声下气地来求我。”

沈御风这人平时就冷，此刻对着她就更寒三分，那态度高高在上，声音就像是从天边飘来的一样，落下后像是一块大石头，毫不留情地砸碎她仅剩的自尊。夕溪有心理准备，但听了这话还是半天缓不过劲儿来，挣扎了半天才用低得不能再低的音调说：“我不要脸，沈家还是要脸的，是不是？”

她说完便咬唇垂头看着脚尖，想以此忽略会在他脸上出现的冷厉表情。

沈御风偏头，只见从她桃红色的领口处露出一段白皙的脖颈，他的眸色暗了又暗，过了多时才缓缓地吩咐：“沈忠，去崔家。”

崔家跟沈宅相距不远，都在一个小镇上，世代都是裁缝，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私人定制服装设计。沈家上下出席各种正式场合，衣服多是在这里定做的。穿过两座石牌坊，车子停在了崔家的宅门前，重重的树影后，崔家的宅门并不那么显眼。沈忠下车后上去敲门，许久大门才缓缓打开。对夕溪而言，就像是打开了一个通向过去的时光隧道。她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站在这里的样子，心里有忐忑，但更多的是某种隐秘的幸福感，其实那个时候她就知道，这种幸福感代表了一种罪恶。

开门的是崔苒，崔婆婆唯一的孙女，她的双眼在看到沈御风时大放异彩，又在瞧见夕溪后暗淡，进而神情变得倨傲起来。

“现在做衣服是不是太晚了……”夕溪走在沈御风的后面，踌躇道。

沈御风并不说话，直到进入堂屋，崔婆婆掀开软帘见到她时，气氛才一下子缓和起来。

“夕溪来啦？快来，让婆婆看看你！”

“崔婆婆，您还好吗？”夕溪不好意思地走进来，心里却是欢喜的。因为她心里清楚，这张布满皱纹的脸上扬起的笑容，饱含着真心的疼爱。

崔婆婆恐怕是这个家族的圈子里为数不多喜欢她的人了。

“好，好。”崔婆婆的脸上笑开了花，拉着她的手左右瞧着，“你的脸

怎么了？”

“啊，”夕溪面露尴尬，顿了一下又连忙干笑着解释，“哦，拔牙，肿了。”

崔婆婆叹了口气：“你看你，好像又瘦了。是不是最近太辛苦了？前阵子沈先生来找我给你做衣裳，我说要重新量尺寸，可他总说你太忙。不知道穿上会不会不合身。”

他找崔婆婆给她做衣服？

夕溪的心咯噔一下，几乎以为自己听错了，沈御风他……她转脸去看他，他早已经坐在椅子上安静地看文件，将自己隔绝在寒暄之外，一言不发。

“这么晚了才回来，沈先生真是……”崔婆婆一边说着一边吩咐，“苒苒，带你夕溪姐去卸妆。”

崔苒虽然不喜欢夕溪，但还算是恭敬：“这边请。”

崔苒刻意地省去了对夕溪的正式称谓，就像是沈家的人常常做的那样。每当这个时候夕溪都必须正视一个事实，那就是她跟沈御风的婚事，从未被沈家正式承认。

等两个女孩的身影消失在软帘之后，崔婆婆示意沈忠跟她去拿衣服，待两人走出来她才问：“怎么这样晚？”

“先生不想打扰夕溪小姐的工作，说不管多晚都得等。”沈忠低声道。

崔婆婆又叹了口气，其实沈家的人心里都清楚，沈御风对夕溪的纵容，超出了所有人认知的程度，在沈家，没有任何一个女人可以去家族企业以外的地方做事，更不要说是当明星。当年沈家老夫人态度坚决地表示，如果夕溪想进家门必须放弃工作，却被沈御风给挡了回去，他一心维护夕溪，尊重她的选择。这也是为什么，夕溪会这样为沈家所不容。

“先生还是那样，不肯让夕溪受一点委屈。”崔婆婆说。

沈忠听到这话叹了一口气：“要是夕溪小姐明白就好了……”

等夕溪卸了妆，崔婆婆的衣服也送了进来，玉白色的连袖复古长裙穿在她身上没有一处不妥帖美好。即便是讨厌她的崔苒，都无法掩饰自己惊艳的目光。其实夕溪不化妆，更能体现出她那种与生俱来的东方之美，皮肤白皙，眉眼如画。

她重新回到堂屋，沈御风正好抬眸对上她的眼睛。那一刻他的目光流